

爲什麼外傭不應受法訂最低時薪保障

香港政府批准外傭來港工作始於七零年代中，主要由於本地家傭無法以英語和外籍人仕溝通。爲保障本港從事留宿家傭的就業機會及免使外傭被剝削，故此當年已制訂傭主聘請外傭的最低工資，外傭薪金低於此最低工資即是爲觸犯法例，會被檢控。故此當時外傭與本地家傭薪金並無太大差別。

香港政府於八零年代早期，因不欲外傭數目增長過快，故此曾有數次外傭加薪其幅度甚至比公務員薪金調整更高。其後本會去信政府建議外籍家傭的薪酬調整，應參考其他低技術工人的薪金水平，並考慮一切相關經濟數據，如通漲率，物價指數，生產總值，失業率及一般中產僱主所能負擔的工資水平等。之後，外傭薪酬的加減幅度都大致令僱傭雙方覺得合理和滿意。整個薪酬制度維持至今，經已超過三十五年。由此可見，外傭的最低工資早已有所保障。反而時至今日，本地工人工資保障制度卻在剛起步的立法階段。顯而易見，兩種法規所保障的對象有所不同。又豈能混爲一談？外傭組織認爲新法例如果不包括外傭工資在內，就等於對他們的一種歧視。這絕對是對特區政府建議的無理指責。其實他們從開始已經有了保障，反爲本地工人是遲了三十五年。外傭組織並揚言將要申請司法覆核向政府施壓，其動機究竟是要以每小時計算的最低工資保障，還是只爲了趁機提高工資水平呢？

數月前，他們要求同樣享有將來的法定最低時薪，這是他們的開價。並以每天工作十小時，時薪以三十三元計算，日薪三百三十元，休息天和假日不計在內，每月工資約爲八千多元，現時月薪的兩倍！這些團體明知此工資水平會令部份家庭難以負擔，於是又再提議減去僱主支付的食宿費等，最後叫價爲每月工資四千五百元。算來算去，不過是要政府立場軟化，然後接納「外傭加薪」的建議。此不倫不類，偏離傳統，長久有效的住宿女傭月薪制，與未來的法訂最低工資，意義截然不同。證明新法例若包括外傭在內，將失去原有目的和意義。

本會過去數月曾隨機抽樣詢問不少個別外傭，詳細解釋法訂最低工資爲保障本地低薪工人：若接納他們工會的要求，將有不少僱主難以負擔加薪千元的工資，其後果唯有停止聘用，對僱傭雙方並無好處。不少外傭均表示對本港目前薪酬制度

非常滿意，不支持外傭組織的提議。將外傭列入法訂最低時薪，只是一群急功近利的外傭工會領袖及個別外傭受工會影響下的建議，不能代表大多數外傭的真正心聲。

外傭的工作地點在僱主家中，一切食宿水電皆由僱主提供，除假期外別無支出。根據數位外傭提供假日支出約為五十元，如以每月五天假日計算，總數約為二百五十元，再加其他個人用品，每月總消費不超過四百元。他們可支配的剩餘工資為三千二百元，佔月薪近九成，比本地勞工需要支付一切上下班費用和其他生活開支所剩餘可供支配的收入，根本不成比例。

目前輸入外傭量較多的國家，如中東產油國及馬來西亞，外傭月薪為一千八百元，新加坡為二千四百元，只有台灣的工資與香港相若。但當地提供的假期，醫療保險及其他勞工保障與本港比較相差甚遠。外籍女傭一旦懷孕，根據規定必需馬上被解僱返回原居地。又訂有最長工作年期，不能超過。亦無退休及遣散等補償。故此外傭視香港為留宿傭工的天堂，充份證明本港對外傭整體待遇非常優厚。

再看兩大輸出外傭到港的國家菲律賓及印尼，兩國相比，當地收入以菲國為佳。低技術工人在菲律賓平均月薪為四千三百披索，兌港幣約六百四十元，本港新酬差不多為其六倍之多。在菲律賓或馬尼拉買地起屋約需七十萬披索(港幣約十一萬)，大學每年學費約八千元。菲傭在港如安份守己，奮工作八年，連長期服務金及大部份僱主都有饋贈的年尾和大時節等賞金，總收入近四十萬港幣或二百六十萬披索，足夠置業及兩名子女大學畢業，或繼續工作，舒適過活。如此收入，本港勞工真是望塵莫及，怎會還有歧視存在？

根據本會統計，本港僱主家庭收入兩萬五千至三萬元約佔近四份一，此等家庭因為夫妻均需工作不少聘請外傭照顧年幼兒女或老年父母。每月全部外傭開支連機票、保險、伙食、水電、介紹費、證件費等，達五千多元。如需再繳交培訓費更高達六千元，佔家庭收入五份一，明顯可見這數目是這類家庭的極限。如將外傭納入法定最低工資，以三十元時薪計算，就算每天十小時計算，月薪更高達七千八百元。一旦成為事實，本會估計有四份一家庭將再不能負擔外傭之昂貴工資，迫使此類婦女轉做歸家娘，令本地損失約五萬婦女的勞動力。如轉聘時鐘女傭，又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時薪大幅上升，連目前聘用時鐘女傭的家庭怨聲載道。最壞的情況會因失去大量婦女勞動力，令工資上漲，家庭收入下降，置業困難，繼而令全港經

濟增長受到影響。

以上所述全部是實際數字並非危言聳聽，就算接受外傭團體退而求其次的要求，將外傭工資提升至四千五百元，亦有不少家庭受到嚴重打擊。本會認為外傭工應與本港其他工人因應經濟數據，同步調整。僱主收入增加時，應給與外傭合理加薪，此為公道及正確的政策。請各位泛民派議員主持公義，以大局為重，切勿給予外傭任何特別加薪，否則形成僱傭雙輸之局，令數萬外傭失業，並且無人得益。過去數月不少的外傭僱主及本會會員已敦促本人向各界，尤其各位議員務請慎重處理這影響數以萬計中產家庭的重要課題。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羅軍典